

俄藏 4167 号西夏文《明堂灸经》残叶考

聂 鸿 音

〔提要〕本文对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的 ИHB. № 4167 号西夏文残叶进行译释。文章指出西夏人据以翻译的原本是《黄帝明堂灸经》的注释本，其经穴排列顺序比存世的《明堂灸经》更加接近北宋官修的《太平圣惠方》卷一百。

本文研究的西夏文灸经残叶在一个世纪前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今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编号 ИHB. № 4167。

原件照片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 1999 年刊布。^①西夏文的医学著作此前不大为学界所知，尽管存世的文献不在少数，但得到初步译释的只有甘肃武威出土的一纸药方，^②因此中国学者在刊布同类照片时不得不暂以“医书”之类含混的字眼拟题，而未能对其中任何一件做出具有学术意义的鉴定。本文试图选择少量残叶进行考释，希望以此来探索解读西夏文医学著作的门径。

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布的照片来自两纸内容彼此衔接的残叶，第 1 纸存字 14 行，右边和左上角残损，第 2 纸存字 12 行，左边和右上角残损。原书为抄本，无墨框，行楷小字，有的点画不易辨识。

书的现存部分涉及人体的八个经穴，叶面上首先用大字写出经穴名称，并在下面用双行小字注出汉语音译，然后依次说明取穴方法、点灸方法和主治病症。这种解说体例完全是中原灸经的标准套路，尤其是经穴名称下的音译汉语，更令人确信它是从某部现成的中原针灸经典翻译来的。

此外，在第 2 纸的第 2 行中间有个章题，其中出现了西夏文“𐽄𐽆”（明堂）二字，提示我们这部著作的名称是“明堂灸经”。如果我们能发现西夏人当年翻译所据的汉文原本，那么全部问题就都不难解决，可是，在现存的中原典籍里我却没能找到一部可以与这个西夏本勘同的著作。

相比之下，最为接近的只有元窦桂芳所辑《针灸四书》里面的《黄帝明堂灸经》。《针灸四书》虽然产生于元代，但考虑到《黄帝明堂灸经》的全部内容都来自此前北宋的《太平圣惠方》卷一百，所以我们应该相信 12 至 13 世纪的河西地区是有可能见到这类单行本的。《针灸四书》现有元至大四年（1311）燕山活济堂刻本存世，1983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据以标点新

^①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0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220—221 页。原件拟题为“医书”。

^② 王静如：《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考释》，《考古》1974 年第 3 期；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310 页。

阳刚（汉语 yo-ko）二经穴者，在第十一椎以下三寸下陷处也。^①正坐使略微俯而取之，各灸七壮其上，则主饮食不下，腹中雷鸣，腹牖胀满，大便泄，消渴，身热，面目黄，不嗜食，怠惰等。

明堂第口章

三焦俞（汉语 san-tsyo-syu）二经穴，在第十三椎下两旁各一寸五分下陷处。正坐取之，各灸五壮其上，则主脊背痛，身热，腹胀肠鸣，腰脊急强等。

肩聊（汉语 kye-lyu）二经穴者，在肩端下陷处也。举肩而取之，各灸五壮其上，则主肩重不能举，手臂痛等。灸毕可令开弓。

食窦（汉语 si-tho）二经穴者，^②在胸卿穴下三寸二分下陷处也。^③举臂而取之，^④各灸五壮其上，则胸……膈间常陆陆不止……

通谷（汉语 tho-ko）二穴，^⑤在幽门穴……

上述文字在《黄帝明堂灸经》里都可以找到相应的汉文，其中“陷谷”见卷中“背人形第九”：^⑥

陷谷二穴，在足大趾次趾间本节后陷者中。灸三壮。主卒疝，小腹痛，头面虚肿，及痃疰发寒热也。^⑦

“噫嘻”至“三焦俞”见卷中“背人形第五”：^⑧

噫嘻二穴，在第六椎下两旁各三寸陷者中。^⑨灸五壮。主疰久不愈者，背气满闷，胸中气噎，劳损虚乏，不得睡也。

阳刚二穴，在十椎下两旁各三寸陷者中。正坐微俯而取之，灸七壮。主饮食不下，腹中雷鸣，腹满牖胀，大便泄，消渴，身热，面目黄，不嗜食，怠惰也。

三焦俞二穴，在十三椎下两旁各一寸半，正坐取之陷者中，^⑩灸五壮。主背痛，身热，腹胀肠鸣，腰脊急强也。

^① 第十一椎以下三寸下陷处，当从《黄帝明堂灸经》卷中作“第十椎下两旁三寸下陷处”。按“阳刚”又作“阳纲”，在背部第十胸椎棘突下旁开三寸，“十一椎”之说似本自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八十七“阳纲”条注：“《外台》云：十一椎。”参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735 册第 882 页。

^② 西夏文“𐽄𐽅𐽆𐽇”（二经穴者）四字残佚，据上下条补。

^③ 在胸卿穴下三寸二分，《黄帝明堂灸经》卷上作“在天溪下一寸六分”。考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八十七：“天溪在胸卿下一寸六分陷中，仰而取之。食窦在天溪下一寸六分，举臂取之。”则西夏译文似另有所本。参看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735 册，第 876 页上栏。又，西夏文“𐽋𐽈𐽉𐽊”（胸卿穴），上“𐽋”（穴）字疑衍，标以问号的西夏字（卿）我未能识出。

^④ 西夏文“𐽍𐽎𐽌”（举臂而）三字残佚，据《黄帝明堂灸经》卷上“食窦”条“举臂取之”补。

^⑤ 西夏文自“𐽏”（谷）至“𐽐”（经）之间残佚六字。

^⑥ 窦桂芳集：《黄帝明堂灸经》，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 年，第 45—46 页。引文对原书的标点有改动，下同。

^⑦ 自“主卒疝”以下西夏译本亡佚。

^⑧ 窦桂芳集：《黄帝明堂灸经》，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 年，第 40 页。

^⑨ “陷者中”以上西夏译本亡佚。

^⑩ 汉文本“陷者中”与“正坐取之”误倒。正当作“在十三椎下两旁各一寸半陷者中，正坐取之”。

“肩聊”至“通谷”见卷上“正人形第十二”：^①

肩聊二穴，在肩膊上，举肩取之陷者中。^②灸五壮。主肩重不举，臂痛也。

食窠二穴，在天溪下一寸六分陷者中，举臂取之。灸五壮。主胸胁支满，膈间鸣溜，^③陆陆常有声。

通谷二穴，在幽门下一寸陷者中，灸三壮，主失欠，口喎及呕，暴哑不能言也。^④

经过与汉文本《黄帝明堂灸经》对读可以感到，除了个别用词不同外，西夏本最引人注意的地方是比汉文本多出来的几个句子，例如：

“陷谷”条“微微过于内庭也”（稍去内庭）一句不见于汉本《明堂灸经》，似出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八十七“去内庭二寸”。^⑤

“噫嘻”条“噫嘻者，下按其经穴时，出噫嘻之声，是故得噫嘻之名”数句不见于汉本《明堂灸经》，似出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卷三“以手痛按之，病者言噫嘻”。^⑥

“肩聊”条“灸毕可令开弓”一句不见于汉本《明堂灸经》，出处未详。

上述多出来的三处文字显然是对灸经正文的补充说明。^⑦这使我们想到，西夏翻译所据的原本必然不同于今天存世的《黄帝明堂灸经》，而应该是《明堂灸经》的某个注释本，只不过其中的注释文字后来被误抄成正文了。作为这个想法的补充证据，我们还可以注意残片第 2 纸第 2 行中间的章题——尽管原件上恰好残损掉了表示章节的那一个数字，但不容置疑的是，无论它是第几章，都不能与不带注释的灸经形成对应，因为《黄帝明堂灸经》和《太平圣惠方》都不在“阳刚”和“三焦俞”中间分章。当然，我们这里仅仅是提出一个设想，因为那个假定的注释本毕竟没能保存到今天。^⑧

西夏译本中另一个引人注意的问题是经穴的排列顺序。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如果把这两片残纸“背靠背”地放在一起，它们的残损部位恰好重合。可是，第 1 纸的中部明显有一道折痕，其间似乎还有类似版口的标记，但两边的文字不能衔接，^⑨且相应的内容在汉文本《黄帝明堂灸经》中相距甚远，而与此相对，第 2 纸中部折痕两边的文字却可以衔接，这令我们对这个抄本每张纸叶最初的折叠和粘合方式百思不得其解。但无论如何，从文字相连的部分看，西夏本的经穴排列顺序不同于存世汉文本《黄帝明堂灸经》。

西夏本从第 1 纸第 8 行以下的经穴排列次序是：噫嘻（首佚）、阳刚、三焦俞、肩聊、食窠、通谷（尾佚），这与《太平圣惠方》卷一百的次序完全相同，^⑩却与《黄帝明堂灸经》稍

① 窦桂芳集：《黄帝明堂灸经》，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 年，第 23 页。

② 汉文本“陷者中”与“举肩取之”误倒。正当作“在肩膊上陷者中，举肩取之”。

③ “胸胁支满，膈间鸣溜”西夏译本残佚。

④ “下一寸陷者中”以下西夏译本残佚。

⑤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735 册，第 879 页上栏。

⑥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733 册，第 563 页下栏。

⑦ 西夏原件第 1 纸第 1 行至第 5 行似乎也是这类补充说明，至少有一部分不像是灸经的经文。不过这段文字残损过于严重，而且没有出现明确的经穴名称，所以我还不打算贸然解读。

⑧ 不带注释的《黄帝明堂灸经》今有西夏译本存世，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编号 ИИВ. No. 2630，原件照片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0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211—219 页。

⑨ “版口”右面是“陷谷”条的前半部，左面是“噫嘻”条的后半部。

⑩ 王怀隐等编：《太平圣惠方》，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 年，第 3230—3231 页。

异——《明堂灸经》三焦俞以上三穴与肩聊以下三穴不相连。我们知道，所谓《黄帝明堂灸经》仅仅是宋代书商据《太平圣惠方》卷一百撮抄而成的一部伪书，只因其方便实用而广为流传，其间必然经过众多民间医人的辗转抄录改编，讹脱舛误在所难免。从经穴排列次序看来，这个西夏译本的经文部分应该更加接近书商撮抄的原始面貌。

Abstract

The Tangut fragment *inv. № 4167* preserved in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is translated and commentated in the present paper in order to search for a way to metaphrase the Tangut medicine works. It is pointed out in this paper that the Chinese original of the Tangut version proves to be a certain commentary work of *Huangdi Mingtang Jiujiing*, and its sequence of acupuncture points looks much closer to that in the 100th volume of the Northern Song official compilation *Taiping Shenghui Fang* than *Mingtang Jiujiing* preserved nowadays.

(通信地址: 100081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俄藏 4167 号西夏文《明堂灸经》残叶照片

